



胜利女神

(台湾)姬小苔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胜利女神 / (台湾) 姬小苔 著

责任编辑: 李荣德 周琳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45号内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江苏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mm 1/32

印 张: 8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10,000

版 次: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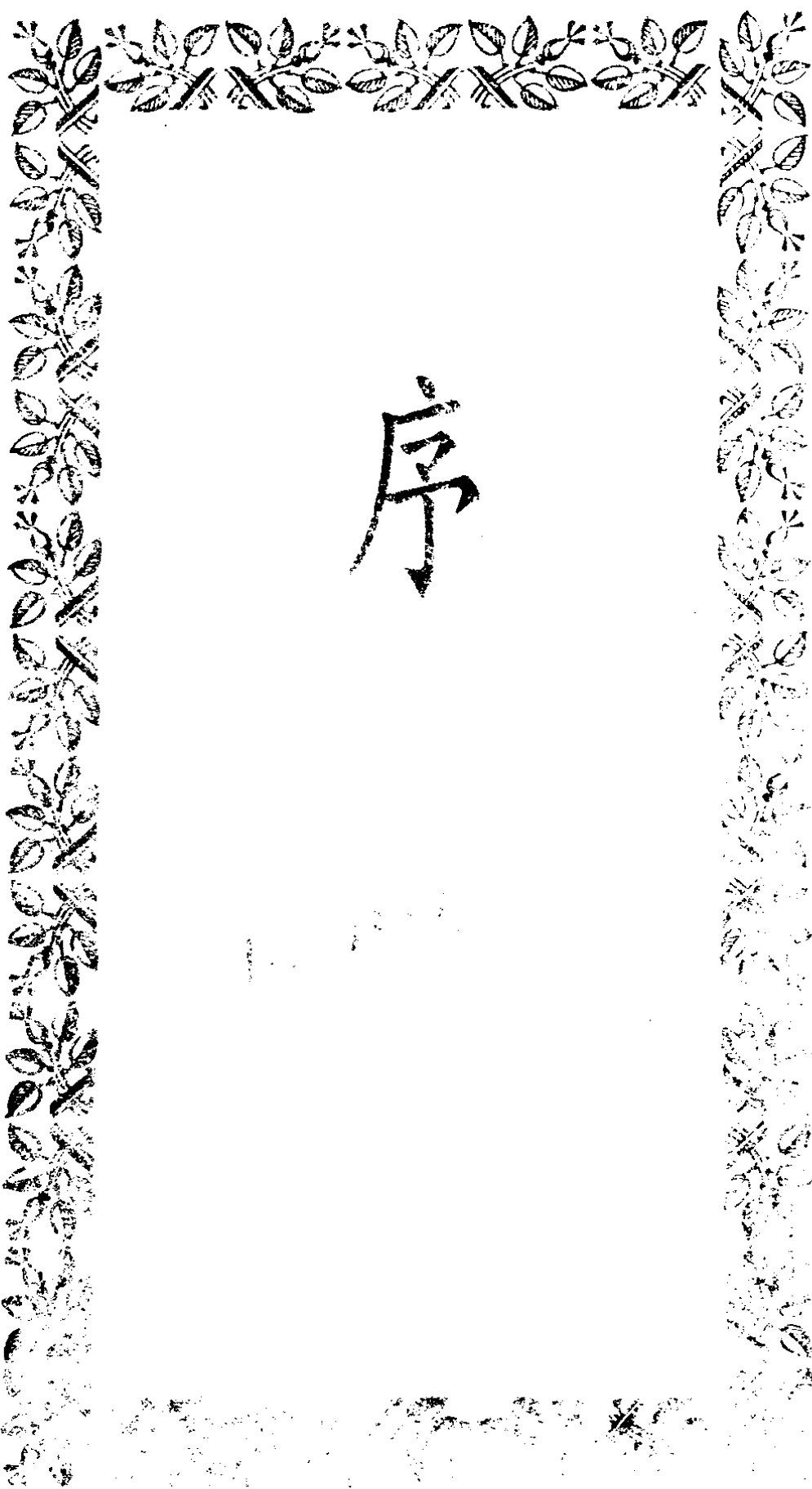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: 1—50,000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102-0/I·98

定 价: 2.95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2
3
1
2
3



序

“先生！廿二楼到了！欢迎您光临时代艺术中心，谢谢！”
电梯管理员彬彬有礼的声音，突然使董汉升一惊。

他最近常常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沉思中，而且从没这么疲倦过，用不着旁人提醒，他也可以察觉到这些反常的情绪，正在一点一点地扼杀他，也许医生的警告没错，他——真的是老了。

所有接近他的人，包括医生、律师、董事会和他的妻子，都为他的健康担心，劝他不要过度劳累，但今天不同。

今天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。即使他会吓坏所有的人，甚至伤害自己，他都要不惜一切，放手一搏。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

董汉升挟起包金箍的黄杨木拐杖，威严的走出电梯。

门重新在管理员的鞠躬中合了起来，董汉升想，好机伶的小伙子！隙缝中，他看见年轻人帅气的制服帽子上有个显明的徽章——“时代”。

这两个字代表了卓越的品质，现代化的管理，理想的学习环境。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它的连锁中心，而它的成长不过才四年。

是个奇迹！董汉升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声。

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在走廊中央迎接着他，图中人高贵的情影栩栩如生，像个女神站在那儿。纤纤的体态，优雅的气质，是典型的东方女性，才华横溢的眼神与充满智慧的嘴唇，不过卅出头却在妩媚中含蕴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女族长的气势。

“我认得你！”董汉升情不自禁地靠近了画像。这张画还唬不倒他，真奇怪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记得，记得一些他以为早该忘了的事。

不管现在她是多么的饱经沧桑、世故圆融，在他生命中，永远有她伫留过的痕迹。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仍遏止不住心脏急促的跳动，薄而尖苛的嘴在鹰勾鼻下紧紧地闭成一字型。

肖像旁有一块镀金铜牌的说明，他强迫自己阅读——

江慧枫女士，时代艺术中心创办人，艺术学苑校长，美国耶鲁大学艺术系硕士。

荣获教育部长奖、圣保罗双年展金质创作奖章、巴黎沙龙奖、布鲁克文化中心奖……等多项国际性美展荣誉。游历世界廿余国家，研究、讲演、考察、写生，并曾应邀参加海内外重要联展、个展五十余次，作品广为世界各大美术馆及国际人士收藏。

他的眼光重新回到画像，她的丝绒长旗袍上缀着发光的钻石，衬托出端庄高雅的气质，亲切中却又是如此的遥不可及。

直达廿二层楼的高速电梯又开了，走出一对牵着手母女，小女孩好奇地东张西望，很快就被画像吸引住了：

“妈妈，她是谁？”

“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”

“她好美噢！”小女孩的声音中充满崇拜。

“宝宝！她不仅漂亮，还是个胜利者，你将来要不要

像她一样？”

董汉升离开了画像，走向宽敞的大厅，柔和的灯光下，一位婀娜的接待员由柚木服务台后站了起来：“先生？”

门在他眼前开启。办公室大得超乎他的想象，但洋溢着艺术家个人风格的气氛，冲淡了这份汪洋般的感觉。

她就坐在那儿，缓缓抬起头来，秋香色的旗袍，沉着镇定的眼神，她准备好了。

他们互视了一会儿。

“你可以出去了！”江慧枫对接待员说。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柔和富有磁性，却多了企业家该有的威仪。

“谢谢你答应见我！”接待员退出去后，他尴尬地开了口。

“你的律师说你非见我不可！”她看看手表：“不巧得很，再过十分钟我还有一堂课，请你长话短说！”

“慧枫，我——”面对她逼人的气势，他开始后悔自己这样冒失地来见她，但来不及了，后面，再没有任何退路，他挺起胸膛，至少，他还是个男人。“我是很诚心的来跟你谈。”

“叫我江校长！”她一点也不为所动，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深不见底。

“江校长。”他屈服了。

“你还有九分钟！”

“不要报复我！”

“董先生，你有话直说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他下定了决心，“慧枫，我要我的孩子。”

“你的孩子？”她微微蹙眉。

“我们的孩子！”他加重语气：“过去的事我对不起你，但现在我要给孩子一个补偿。”

“董先生，请问你在说什么？”她的口气有不解，有

轻蔑。掌握住一切的轻蔑。

“慧枫，不要对我那么残忍！”激动中，他向前跨了一大步，手撑在写字台上直视着她：“难道你看不出来，我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得了癌症就快死了！”

“董先生你保养得很好，实在看不出来！”

“我快死了，我要我的孩子！”他克制不住胸中陡然升起的一股刺痛。

“董先生，你该去医院！”

“老天！”他抱住冷汗涔涔的额头，这个可恶的女人！老天助我！他快支持不下去了，所有的伪装都消失了。

“慧枫，我求求你，把孩子还给我！”狂乱中，他失去平日的睿智、冷静与分寸，竟像个莽汉般暴露了本性中的弱点。

“什么孩子？”她轻描淡写地问着。

上帝！她等这天究竟等多久了？她竟如此从容，一点也不把他放在眼内。

“他是我的孩子！”他吼了起来，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吼叫，立刻引起坐在门外秘书的注意。

“校长！”秘书不放心地敲着门。

“进来！”

“我听到办公室有奇怪的声音。”

“董先生病了，请你通知他的律师，我得去上课了！”她优雅无比地站起身来。

“是！”秘书点点头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董汉升挣脱了秘书的扶持，拦住了江慧枫，一时之间目眦尽裂，可怕至极。

“不知道！”她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他，走到门口。

“慧枫，告诉我，求你！”这是他最后一搏，如果她再不肯说，后果的严重没有人承担得起，他需要这个孩子！否则他一生辛苦将付诸东流。

“董先生病得很重，快通知律师。”她轻盈地开了门。

董汉升似乎看见她回过一次头，而且她笑了，在那奇异的笑容中，她定了他的罪。

那是他的死刑。

他全身剧烈地颤抖着，说不出任何一个字，脑中空白，血压骤升，天啊！他透不过气来了，他的双手紧抓住胸口，双眼暴睁着……

“董先生！董先生！”在秘书的惊叫声中，他像枯木般倒了下去，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，前尘、往事在他脑中快速地重映……

1

淡淡的晨雾里，背着画具的少女怡然自得地坐在小船上，眺望着远方朦胧的风景。白色的水鸟在溪边崖壁上盘旋着，和着橹声，打破四下的沉寂，却使得天地更加幽静。

到岸了，少女轻盈地跳下船，很快地爬上防波堤，朝气蓬勃的脸上红扑扑的，与青翠山岚一样清新。

她选择好适当角度，支开画架，在画纸涂上第一笔春晨的水彩。她画得很用心，必须在太阳赶散晨雾前抓住这一刹那，廿分钟后，溪边的雾在阳光中消融，她也完成了她的初稿。

水在纸上慢慢地干了，但原先她赋与在水彩中的灵气也消失了，只剩下干燥的彩色，她总是画不好那份真正的感觉！

她泄气地把画笔往地上一掷，伸手就要撕——

“等一等！”旁边突然出现的声音，把她吓了一跳，那是一个中年人，微斑的双鬓使得他瘦削的脸孔很有味道，他站在那儿有多久了？

“让我看看！”中年人和蔼可亲的微笑有股不容抗拒

的魅力，使她不得不让开。他捡起了画笔：“我帮你改改好吗？”

同样的水彩，同样的纸张，但他一下笔就完全不同了，一渲染、一勾勒，立刻气势磅礴起来。她惊奇地看着他运笔如飞。

“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？”中年人把笔还给了她，“你并不是没有天份，而是乏人指引。每个星期天你都来这里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诧异地问。

“我注意过你好几次了，你一定特别喜欢这儿的风景，但每次都在同样地方遇到挫折。”

“您是画家？”

“我跟你一样，只是喜欢画而已！”中年人潇洒地一笑：

“我叫秦德言，小妹妹，你呢！”

“江慧枫！”她张口结舌地看着他，老天，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秦德言，竟然给他看到这么糟糕的作品，她又羞又窘。

秦德言有意对她的羞窘视若不见：“还在读书？”

“嗯！高三。”

“来此地写生不妨碍功课？”他转过身来。

“我想考美术系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考美术系！适合女孩子读的科系还很多！”秦德言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。

“我只喜欢画。”她昂起头，纯真无邪的面孔上，有股青春的尊严。

“不怕失败？”

“我没想到过这个问题！”她笑了，朱唇红颜衬着白衣蓝裙，平添了无限朝气。

秦德言似乎愣了一下，转身走了两步却突然又回过头来：“我很欣赏你的自信心和勇气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考虑这个问题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她突然紧张了，舌头好像在口腔中打了结，心一下子跳个不停。

“我不随便收学生，但是你不同，对于真心喜爱艺术的年轻人我会另眼相看。”

“可是我——”她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天大的好运降临到她的身上，他们——素不相识，才刚交谈过几句而已。

“我不会收你学费的，回去跟你父母说一声，如果他们同意，我欢迎你每个礼拜天上午来我的画室。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秦德言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没有父母。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目前我跟叔叔婶婶住。”

秦德言的眼光忽然复杂了起来：“他们——会同意吗？”

“会的！”她拼命点头。

“他们同意后，你到画室来找我！”秦德言点了点头，用手指着远处一幢白楼：“喏，就是那儿！”

好漂亮的房子！江慧枫瞪大了眼睛，每回她走过防波堤，都会猜测究竟是谁拥有这样幽静的雅居！现在，她居然和白楼别具慧眼的主人面对面谈话，还得到他亲口允许得以登门求教，她怎能不欣喜若狂？

“我真的——不知该怎么说才好！”

“什么都不必说！”秦德言严肃地看着她：“艺术的路途是漫长艰辛的，我希望你能坚持你的理想与勇气，永不言悔！”

“那人是干什么的？”婶婶一边用力地搓盆里的衣服，一边问着，怀疑的口气像一大桶冷水浇在兴奋的慧枫头上。

“我说过他是个画家！”

“画家？哼！”肥皂水溅到婶婶的嘴里，她重重地呸了出来：“都是些男不男女不女，吊儿郎当恶形怪状的家

伙。”

“婶婶！他不一样！”慧枫着急的想跺脚。

“不一样？”婶婶瞪她一眼：“有什么不一样，我看都差不多。光天化日之下随便跟女孩子搭讪一定有问题。”

“差多了！”她情不自禁地替他辩护：“他很有名！真的！”

“我就没听说过！”婶婶吃力地直起腰，把沾满肥皂的衣服丢进一个桶里：“别闲着，来帮我把这些衣服过清，我该去淘米了。”

“婶婶——”她生气地看着婶婶粗鄙无知的脸孔，婶婶根本不让她念大学，想把她圈在这里一辈子？她才没那么傻！外面海阔天空，她要飞出去。

“我没空跟你扯，等你叔叔回来，他点头才算数！”婶婶在水龙头上冲冲手，臃肿的背影消失在阴暗的走道里。

慧枫从没觉得这幢平民住宅像此刻的狭窄，一大家子挤在这儿，随时都会爆炸似的，再瞧瞧那些破旧污脏的家具，简直可憎。

她恨恨地，用全新的眼光打量着，一时之间，瞧了十多年的陋屋变得十分陌生。她咬住嘴唇，把手浸入满是泡沫的冷水里。

吃过晚饭后，家里的小毛头叫的叫跳的跳，搞得天翻地覆，叔叔照例把凉椅拖到屋檐下，享受一点清静，她跟了出来。

“你婶婶都跟我说了。”叔叔一看她站在面前就晓得她的意思，拍拍旁边的水泥凳叫她坐。

“秦先生是个好人，他愿意帮助我考大学。”

“孩子，这些年来叔叔环境不好，实在委屈你了！”叔叔的眼光中充满抱歉：“可是我跟婶婶都怕你上当，现在外面坏人实在太多了。”

婶婶又说她坏话了，是不是！她就知道！

“别撅嘴!”叔叔爱怜地拍了拍她:“万一你吃亏了,叫我们怎么对得起大哥大婶?”

他们好自私!哼!明明是怕她去学画耽误了做家事,却找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“你的成绩很好,考别的科系不会有问题的!”叔叔点起了一根烟,深深吸了一口。

“您不懂,我只喜欢艺术!”

“我跟你婶婶都是粗人,的确不懂,可是——”叔叔疑惑地看着她:“那玩艺儿真能当饭吃吗?”

“艺术家在现代社会很受敬重,更何况师大是公费,毕业后还可以分发到中学去教书!”

“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?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!”婶婶从闷热的屋里走出来。又来了!慧枫几乎想掩起耳朵,老是这一套!婶婶没见过世面的脑筋里,一辈子只知道穿衣吃饭,跟她说理想抱负简直是对牛弹琴。

“妈,小牛打我!”老二哭着出来告状,才打开话匣子的婶婶又转回屋里排解纠纷。

“你婶婶没读过书,她的话你别记挂在心里。”叔叔捻熄了烟蒂。

“我不会的!”她好丧气的站了起来。

“你心里一定怪我们不了解你!”

“没有!”她咬住嘴唇,心里一阵又一阵的委屈,反正一辈子注定待在这里发霉,还真不如死了算了。

叔叔叹了口气:“你长大了,有自己的想法,如果勉强你,你将来一定会怪我们!”

“叔叔!你答应了?”她高兴地差点没跳起来。“谢谢!叔叔,你真好!”

“对于你的未来,我们没法子帮助你,你要好好把握,女孩子家,在外面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,千万别上当了,知道吗?”

“知道!”她才没空听他的老生常谈,欢呼一声,跑进自己在阁楼上的房间。但心里感激还是有的,叔叔是真心对她好,知道她爱画画,瞒着婶婶把自己的零用钱偷偷塞给她买画具,还有这个小阁楼——

那是她刚满十二岁那年,叔叔亲手给她搭出来的。她还记得他跟婶婶说:慧枫大了,女孩子应该有个自己的地方。为了这事,婶婶几乎抱怨了一个月,她早就打算把这儿改成贮藏室,偏偏叔叔好些年都没动手,倒白白便宜了慧枫,女人心眼小,怎能不生气?

慧枫笑了,只要叔叔支持她,她还会得到更多的胜利,她的眼光移到了墙上。她用图钉把早上那幅画钉在墙上,朦胧的水边风景把整个斗室的阴暗都驱除了,带来无比的生气。

“慧枫——”婶婶的叫声从薄薄的板壁下传来:“快来帮我洗碗,我要出去一下。”

她一骨碌地爬下那个通往客厅的楼梯,现在别说洗碗了,叫她做什么苦工她都愿意。

对了!明天上学时,她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她最要好的同学——孙馥芬,让她也高兴一下。

“恭喜你!”朝会时,站在她旁边的孙馥芬跟她悄悄地说。

“谢谢!那你的事怎么样了?”慧枫两眼盯着站在升旗台上喋喋不休的校长,开心地问着。

“打死他们也不会答应!”

“别泄气!”江慧枫的声音不禁大了起来,她一直为好友的遭遇打抱不平,孙馥芬的父母她见过,都在国小教书,对于独生女最大的期望就是要她考上大学,将来出国深造,但孙馥芬却对现代舞有兴趣,想在毕业后加入舞团。

“嘘!老师在注意我们了!”孙馥芬的警告才一出口,

站在后面的导师就走了过来。“孙馥芬、江慧枫，朝会完了到办公室来！”

一到办公室，导师的面孔就拉成了张铁板：“你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，却在朝会上讲话，是给同学们做榜样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老师！”她们低下了头。

“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还这么不守规矩！”导师哼了一声：“看看你们的成绩单，功课一落千丈，到底还想不想考大学？”

“老师，我——”孙馥芬呐呐地说。

“我看过你的周记，想做现代舞者，简直是荒唐！”导师更生气了，“你叫我怎么跟你父母交待？”

“这是她最大的心愿！”江慧枫大起了胆子替好友辩论。

“你们都在逃避现实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本来是在做梦的年龄，但你们有更重要的责任！……”导师唠叨个不停，两个女孩子除了低着头，谁也没听进去。

好容易如获大赦的走出办公室，孙馥芬头一个就骂起来：“自私！只知道要我们考上一流大学为学校争取荣誉，却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真正的意愿。”

“所以你不应该屈服！”江慧枫点了点头：“与其现在勉强自己将来后悔，不如拿定主意，到时候木已成舟，谁都奈何不了你！”

“可是我不敢！”孙馥芬的“乖”是出了名的。

“真没用！”

“别急着骂我，替我想办法嘛！”孙馥芬委屈得快哭出来，毕业考的压力、升学的重担，和似乎渺不可及的理想简直要把她逼疯了。

“别哭，让我想想！”慧枫着急地跺脚，“你一哭我就乱了啊！上课铃响了！这样吧，中午我们到体育馆吃快餐，

好好商量。”

“可是下午考英文——”

“你还没背？”慧枫惊奇的看她一眼：“你为什么对明知道该做的事情，老是不肯预备？”

小手提录音机的音乐响起来时，孙馥芬已经在体育馆中央摆好了姿势，轻盈地在地板上旋转着，那水蓝色的舞影真像只美丽的天鹅。

慧枫不懂得舞蹈，但是她真喜欢看孙馥芬跳舞，孙馥芬一跳舞，整个人就变了，再也不是那个脆弱的，老是想讨好别人的女孩子，也只有在舞蹈中，她才像真正的孙馥芬，活泼、有自信心、充满了生命力，而且美丽至极。

慧枫崇拜所有“美”的东西。

“美”使她觉得她能 and 别的东西有所联系。比如和孙馥芬之间的友谊。她们在这所闻名全国的一流女中同学了几年，孙馥芬依赖、懦弱的个性，给她带来不少麻烦，但一当孙馥芬讨好地跳舞给她看，她满肚子的气就化为乌有。

慧枫坐在石阶上，被溶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，欣赏着馥芬忘形的翩翩舞影。

体育馆里除了她们两个之外没有别人，可是丰富的动感弥补了所有的空虚。当馥芬完成一个艰难的高级动作时，她鼓起掌来。但馥芬突然一个重心不稳摔倒在地。

“站起来！”慧枫大叫着。

“我爬不起来！”馥芬痛苦地喊。

“站起来！”慧枫把音乐关掉，“我数三二一，我们重来一次。”

“我不能够！”馥芬两手抱着膝盖，赖在那里。

“你再不起来，我就不理你了！”慧枫突然冷静下来，馥芬每次都拿哭泣、软弱来要胁她，使她产生同情，不得不伸出援手，但这次她不会就范了。